**雪山、族群与大地：论《雪山大地》中的三重辩证关系**

严乐 文学院

美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认为“地方并非仅仅是背景，而是能动地参与形塑其间生命的故事、价值观乃至身份认同。”杨志军《雪山大地》通过记录20世纪50年代以来沁多草原的时空变迁，展示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情感互动和文化交融。在宏大的叙事之中将“自然环境”“民族命运”与“生存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生动的展现了布伊尔所提出的“地方能动性”的深刻命题。

在这部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生态作品当中，雪山、族群以及大地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它们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进行了塑造，构成了一个汉藏交融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空间。巴拉什在他的“空间诗学”中谈论过“空间拥有自己独立的灵魂和性格，能与栖息者进行深度对话，并且注重‘我们’在空间中的体验”。雪山所具有的严酷与崇高特性，塑造了民族的坚韧以及敬畏之心，在藏族人民日复一日“扎西德勒”的交流当中感受到了自然的神性。“野马雪山”的粗犷张力，催生了牧民们那种“向死而生”的豁达情怀，并且把神秘藏语所展现的人物性格转化为了文化基因，借助圆形人物的决策变化，来深刻影响“雪山大地”的在地性面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变里，西北大地的变迁与发展依旧在不断重塑着汉藏民族对“自然性”的认知。在那些章章相扣的情节当中，共同印证了作者所拥有的艺术追求——也就是没有脱离雪山的族群精神，也没有脱离族群的大地故事，这两者共同组成了一曲曲雄厚的自然之歌和时代交响。

1. 自然性:以“扎西德勒”的生命伦理为核心

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认为，“自然承载着多重价值，它不仅是生命的支撑体系，也是文化认同和灵感的源泉。”《雪山大地》全书共十七章，每章前言都包含四句关于“扎西德勒”的短行诗句，在充满诗性的书写之中，也展现了以“桑杰”为代表的藏族牧民在雪域高原世代相处的生活情状。

自然的神圣性，首先是具体地体现在巍峨的雪山这个事物上。在桑杰、强巴等牧民的心中，雪山是一个能够回应牧民期盼的灵性存在。每当暴风雪来临的时候，天地混沌，桑杰一家就会面向雪山去进行虔诚的祷告，他们双眸紧闭，仿佛听不见外界的一切声音，在看似一场传统的宗教仪式当中，去寻求生命共存的一次庄严实践。在迁移之前所进行的简单仪式里，展现出了人的命运以及山的意志，正是这种把自然的馈赠，比如草原、水源，以及自然的严酷，像是暴风雪、严寒，都看作一体的认知，塑造了牧民“向死而生”的坚韧生命态度——他们深知生命的脆弱，因此也就更珍视每一个平安的“当下”，“扎西德勒”便成了人与人之间最深刻的祝愿。

在这种自然的神圣性当中，借助选取西北高原上的典型牲畜，得以体现出人与万物的和谐共生关系。强巴的牦牛在风雪中会主动运用它的身躯来为主人抵挡严寒，成为牧民生命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这就展现了“扎西德勒”在超越语言口号方面所具有的自然神性。从人的主体性这个方面来看，更为重要的其实是“父亲”这个外来者的视角转变，他最初是带着现代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试图去“改进”传统的游牧方式。然而在同桑杰、强巴的朝夕相处当中，他亲眼见证了牧民“从不打竭泽而渔的猎，从不放超越草场负荷的牧”的这种行为准则，并且切身体悟到了西北牧民们对高原脆弱环境的洞察以及尊重，这也是边疆治理者去进行“在地性共生”实践的一次呈现。

黑格尔在论绝对精神时认为“它”是先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永恒存在这的实在，其发展过程经过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在宏大的自然变化面前，牧民们以渺小的个体探索出了顽强自然下的生存规律：既不反抗自然的严酷，也不贪婪索取自然的馈赠，在“扎西德勒”的信念中，开始学会安然地与万物共沉浮。

因此，《雪山大地》的自然性展现，以“扎西德勒”为切入口，通过具体的祈福仪式、人与动物的通灵之谊、以及节制管控的生产得到层层凸显。它告诉我们，真诚的祝福源于自然。这不仅是藏族文化的宝藏，更是为现代社会中陷入人与自然对立困境的人类提供了宝贵的生存路径和深刻启示。

1. 民族性：以“向死而生”的牧民情怀为传承

在青海的雪域高原上，牧民们在极端环境的种种境遇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生活的态度，可以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哲学概念“向死而生”联系起来，即通过“死”的概念来激发我们内在“生”的欲望，展现激发人们内在的生命活力，并迸发出“在场式”的无限可能。书中的描写也可以看到高原牧民实际践行的理念和行为。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下，藏民们需要面临生活中的自然灾害和艰难迁徙，甚至后来的“新路”“新家”开辟与文化认同，在经历种种挫折过后，这些经验教训开始塑造他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让这片广袤土地因“和而不同”绽放出更深沉的文化张力。

当暴风雪夺走牲畜，桑杰轻抚冻僵的牦牛低语：“它喂饱了狼群，狼群就不会来打扰我们的营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经验中，他们早已明白“死亡不是终结，而是生命循环的必要环节”，他们目睹冰雪掩埋的草场在来年焕发新生，经历过失去亲人的悲痛后依然要迎接新生命的降临。《雪山大地》正是通过海德格尔正是用这种“倒计时”的死亡哲学概念，让读者明白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可以进行延长，而这种延长通过内在精神成长的方式，让我们看淡各种功名利禄对精神上的诱惑，从而激发“内生性”的生命活力。

而这种对自然秩序的深刻洞察，映照了老中新三代牧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选择，作者描绘的不仅是“几个人”，更是一个笼罩于雪山大地之下的民族集体缩影：即在生存最艰难的时刻，依然保有对万物的深切关怀。他们并不是被动的承受苦难，而是主动的融入自然运行，将每一个牧民的个体生命置于更广阔的西北高原变迁之中，感受雪山大地的脉搏。

夜晚帐篷里，桑杰手中的牛皮绳在火光中有节奏地穿梭，他说，“爷爷常说，活着就像山顶的雪莲，明知明天可能凋零，今天依然要尽情绽放。”这与雪莱的《西风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他作为承前启后的中生代牧民，早已将跨世纪的代际传承刻入记忆，而桑杰的子女，通过共建汉藏双语学校，推动教育普及，他们的接续奋斗让文化的微光在冷峻的高原绽放出热烈的花火。

赛马节上，夺冠的骑手拒绝贵重奖品，只求一条洁白哈达。他纵马高歌，“生时如骏马驰骋草原，去时如雪花回归雪山”这是游牧民族在马背上的魅力。相较于农耕文明的“人定胜天”，牧民的核心智慧在于“顺应自然”——顺应草原、顺应雪山、顺应牲畜。关于书中对死亡的描写---无论是赛毛被洪水冲走、姜毛被狼群吞食还是父亲的劳累致死，作者杨志军都没有过度渲染悲伤，而是将“死亡”看作回归自然、回归雪山大地的过程。这种“万物皆有灵”的信念，藏地牧民面对死亡时的平静与豁达，展现的是对生命的礼赞，也是无惧死亡的坦然，在循环往复之中构成了一种“向死而生”的宇宙观。

综上而言，《雪山大地》通过书写高原生活，从牲畜宿命的随机性到草场枯荣的季节性，再从艰难迁徙到孤独守望的线性轮转，流露出浓郁的诗性风格。牧民们生存在地理意义的苦难上，但他们不抗争风雪，不贪婪攫取，这种从西北高原中生长出的智慧，让“扎西德勒”的祝福蕴含着超越个体生命的力量，成为一个民族在面对自然无序时最深沉的生命态度，也传达出“在地性智慧”的真实所在，在生死观念的认同之下，他们的“生”，正因对“死”的清醒认知而显得格外蓬勃、坚韧和动人。

1. 在地性：以“大地伦理”的共生发展为实践

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此“大地伦理”思想，在《雪山大地》三代牧民的命运流转中，展现了从本能实践到自觉传承，乃至创新发展的辩证历程。

老一辈牧民强巴是大地伦理的传统践行者。当他的牦牛在顽强环境之中用身躯为他抵挡严寒，二者本真的相互依存，实现了高原共同体最原始的和谐。祖辈对高原的态度是守护禁忌，临终前还在嘱托桑杰“雪线是草原的命脉”。在“借一还二”的生存法则下，他们认为向自然索取需要加倍偿还，”从不打竭泽而渔的猎，从不放超越草场负荷的牧”的行为准则，成为维系草原长久稳定的天然律法。

中生代牧民桑杰是大地伦理的自觉传承者。他的行为已逐渐超越强巴一代朴素的共生理念。通过对草场实行冬夏划区轮牧制度，让草场“休养生息”，并协调多方主体推进草原改革，成立贸易公司，同时以“在地性”中高原的实际情况应对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建立“游牧民族共同体”中一步步的守护着草原的和谐。

作为新生代牧人桑杰的后人，他们则可以说是大地伦理上的创新开拓者。才让在“父亲”的支持下接受了教育，这可以看作是政策推动之下所带来的思想改善。他致力于去改善草原的生态环境，实施了种植牧草等项目，最终是倒在了阿尼玛卿草原的黎明里，为这片草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梅朵在母亲苗苗阿妈献身的生别离山医疗所，去从事整容护理麻风病人的工作，还参与了草原的生态保护以及建设工作。新一代牧民的存在以及奋斗，是代际叙事的一种长久体现，这不仅是对子承父业这个伦理的遵循，同时也是响应时代号召去改善草原风光的一个行动写照，并且在每一步的实践当中都注入了时代的活力，可以说是草原变革在新一阶段上所开展的实践。

作者在最后一章序言中写道“是城市的符号，是乡村的神态，是一切璀璨之上的璀璨，那永不放弃的爱念——扎西德勒”。“雪山大地”在三代牧民的接续奋斗之下，共同完成了一场没有断裂的变革。他们未将“在地性”固化为静止的传统，强巴的本能守护、桑杰的自觉调适与新生代的理性回归，共同构成大地伦理在时代洪流中生生不息的动态谱系。

《道德经》中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生生不息的哲学中正映照出了雪山、族群与大地三者间的循环往复的辩证体系。在《雪山大地》中，雪山生发了族群的坚韧与敬畏，族群的斗争与文明则赋予大地以意义与温度，而丰饶或严酷的大地反过来继续支撑并制约着族群的生活，共同塑造了对雪山的认知。这三者并非简单的线性衍生，而是如“三生万物”般在动态的辩证运动中，让沁多草原上诞生了如此充满活力与张力的生灵。这部作品不仅艺术地呈现了草原牧区的现代化进程，更以其深邃的生态智慧，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和文学个案。